

重楼

吴问西(庆元)

重楼开了一家民宿，她给民宿起名“重楼”。

关于她的名字，很多人奇怪，怎么有这个姓。她说，有，颛帝重黎之后，百家姓排名1097。

和重楼重名的民宿，面朝一片湖，背倚一座山，陈设讲究但处处偏好旧物。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、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、半旧的弹墨椅袱——全都埋在重楼半旧的光阴里。

重楼罩着香云纱的袍子，衣料和身体相互依偎，一副体贴谦让又相互帮衬的样子，走起路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另有一种特殊的诱惑性。有人说，重楼，你怎么把袍子也穿出了层层楼阁的味道？重楼笑了笑，说，人生本就层层叠叠。



重楼先前是语文老师，后来辞职了。辞职信里写着：“不愿一生被人安排。”

回想当初母亲要重楼报考师范院校，她对母亲说，我想当作家，像张爱玲一样，可以写出《第一炉香》。

写出《红楼梦》也没用，更不要说才一炉香。

为什么没用，《红楼梦》是传世的小说。

那《红楼梦》就是一场梦，那个姓曹的作家拿多少稿费了？

跟你说不通。

难道写就能写通？文学文学，你见过文学吗？

那时候重楼一抬头，看到了窗外的阳光晃了晃，一下子涌进了屋子里，照亮了半条裤腿。重楼抖了一下腿说，你看，这就是文学。

母亲说，神经病。

重楼上师范院校，毕业没几年就被评为“十佳教改新星”，成了中语参的封面人物，主编了一套套教辅……

看起来顺风顺水，但一眼望到头，想想都可怕。一千天过着重复的日子，不就等于过一天吗？重楼的教师生涯，也不是一无可取，有个叫小寒的学生，曾经递给她一张纸条：

重老师：

我爸爸在工地的吊笼事故中死了。爸爸很好，不爱说话。那天他上吊笼是因为有人找他帮忙，那个吊笼突然从几十层楼高砸到地面——爸爸被砸烂了。我去拿他的骨灰，回到学校后和谁都没提。我告诉自己，爸爸只是在工地

上没有回家。

重楼和小寒站在学校的露台上，一直望着夕阳落下去。重楼觉得有些凉意，她搂紧了小寒的肩说：小寒不要难过。

我不难过。我不会难过了。你为什么不会难过了。

因为我知道，人是有命的，都是老天定好的。我当你的学生，也是命里注定的。所以我不会难过了，我奶奶说，人要学会放下。

你奶奶真是一个哲人。她不是哲人，她是给人算命的。她说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你不要相信这些迷信。我不相信迷信，但我相信我爸爸真的死了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

是啊，人要学会放下。重楼就想，她这不愿被安排的后半生，也该往前走走了。

重楼的民宿生意很好。有个叫陆离的女人住了进来，重楼说，你的名字真有意思，光怪陆离。陆离不置可否。

陆离其实想在民宿烧炭自杀，她觉得死在这古色古香的楼里真是不错，但就在最危险的时候，重楼救了她。重楼说，你死不要紧，但我这被你弄脏了不好做生意。我不是救你，我是救楼。楼太重要了。

原来陆离有个男友，男友能言善道，很能讨她欢心，当然也很能讨其他女孩欢心，后来还在她眼皮底下和其他女孩双宿双飞。陆离气不过，决定自杀报复。

重楼说，陆离啊，你得输得起。

什么叫输得起？输得起，就是输得起。

你别故弄玄虚。

那我换个说法，你就当被蛇咬了一口。

说得容易。

再不容易你也要学会放下。

陆离有些明白了，她在重楼养伤，精神好些的时候，就陪重楼去打山泉水，四围山色中，只有嘀嗒的水声，两人默默地看着山泉水从枯枝败叶里汪出来，时光就那么过去了。这是一种浪费的时光，但陆离突然觉得这样的浪费真好。

陆离说，我想送你一条围巾。

为什么要送我围巾呢？我觉得冬天的重楼，会冷。

我会升壁炉，很暖和的。

主要是你系上围巾，就会想起一个被你救过的人。

伤好后，陆离回去了。重楼看到陆离住过的房里，一张明式木椅上挂着一条围巾。重楼的眼睛就热了，是很热的那种热。

后来陆离嫁了人，生了孩子。有一次去中药房买药，有一味叫重楼。她奇怪，药师解释，这是治蛇毒的。陆离想起了重楼的话，你就当被蛇咬了一口。

三年后，陆离带着丈夫孩子，又去重楼住过。重楼不在，有个小姑娘在打理生意。陆离问，重楼去哪儿了？小姑娘笑了笑，说，云深不知处。

最爱江南梅雨时

徐德姬(莲都)



又到了江南的梅雨时节，阴雨连绵，天上的云经常浓得化不开。这段时间又是梅子成熟的时候，所以古人就把这种天气称为梅雨。江南多才子，梅雨也就成了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一个常用意象，用来表达忧愁和思念。

夏天的雨，落在了荷花上，是柔情。“微雨过，小荷翻。榴花开欲燃。玉盆纤手弄清泉。琼珠碎却圆。”落在灯花上，是淡然。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落在院子外，是挂念。“试问闲愁都几许？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。”下雨天的时候，总是忍不住对心上人的思念。

夏天的雨，落在西湖里，是深情。最喜欢的西湖，是有夏雨的西湖。退去浓抹，略带淡妆的她，如美人西施那般楚楚动人。

夏天的雨，落在门庭前，是悠闲。夏日雨后，凉爽的风吹来，可以让人忘却烦恼，悠闲自在。雨落在长亭外，是离别。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雨天的离别，总是带着一丝丝的伤感。愿此去经年，岁月静好！

夏雨落在夜晚，是宁静。夏夜是宁静的，在平静的生活中，对美好未来

的憧憬总是让我们感到快乐。有憧憬才有精彩的未来、灿烂的人生。

我喜欢江南的梅雨时节，更喜欢在下雨天的空闲时光里，泡杯热茶，悠闲地坐在窗前听着古筝曲，静静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，落在绿叶上、落在池塘中、落在花瓣上……

最向往的莫不过在苏州拙政园的听雨轩中听雨：轩前一泓清水，数枝荷花；池边有芭蕉、翠竹，轩后也种植一丛芭蕉，前后相映成趣，春夏秋冬雨点落在不同的植物上，都能听到各具情趣的雨声，境界绝妙，别有韵味。

听雨天地间，在广阔的地方听雨与在轩中或者船中听雨的感受绝然不同，在丽水如果是下着蒙蒙细雨，我则喜欢一人独自漫步在瓯江边的防洪堤上，看着烟雨迷离的江面和远山，如果恰巧你也路过，想象着我们是否可以一起听细雨点点，超然物外。

做一位只属于自己的爱人

木叶(龙泉)

我喜欢在一些关于爱的节日里，欣赏爱，幻想爱。

想象中存在着许多灵美的友人，从内到外钟灵毓秀，好像要压倒一切绝世诗篇，唯有来源自然的，最清甜的风花雪月，是为他们定制。

我和其中的一位相遇，倾盖如故，清晨到黄昏已然一万年，随随便便就成为挚爱，犹如叶生树梢，草生堤堰。我们一同淋雨，烘焙蛋糕，和植物说话，辩论而不吵架，安静相伴而不失语。我们的后代个个都能成为英雄，却轻轻地活过人间。当然我们也可以没有后代，彼此成为彼此漂亮的句号。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。

常听人说：大学不谈恋爱真可惜。

但我没有看见可惜，我看见大部分的爱情都好不容易——因为它们好容易出现，又好不容易消逝，更容易将就。我可惜的是，爱的市场虽然无比繁荣，却浮着虚肿，而非丰盈。

爱情到底是什么，又有什么意义，我是不知道的。曾把茨维塔耶娃抄下：

“我不需要爱，我需要的是理解。对于我来说这就意味着爱……为我所爱的，只能是这样的人，到了春天他爱白桦树，胜过爱我。这就是我的爱情公式。”

想到一个很古老的隐喻：爱情犹如阅读。迟缓，寂静，神交，由点到面，可遇不可求。我们从千千万万

可能的语境中，钓出独一无二的尾骨，发现原以为无人知晓和体悟的情绪，居然能被如此精准地解剖，头尾完整摆在面前，肌骨鲜润——作者比我们更理解我们自己，因而无可救药地陷进去，终生难以忘记。

每当四季流转，凡人老去，爱情和诗句就会新生，从那些古老的传说的波折里面，溯洄而上，静静凝视着我们。

中世纪的学者流离失所，夜深了，他们逃进某些郊外角落，点燃篝火，照出脸颊污垢横生。苟活之中，他们坐下来，拍拍身上尘土，问问偶遇的同伴：最近读了什么书，爱上了谁。这实在是一个衰艳而动人的场景。

后来就到了今天，爱情和阅读一起，被追逐，被索取，与中世纪迫害不同，今日我们角色互换，成为忠实的猎人，一刻不停，将崩裂的月色，从洁白雪山驱赶入泥，哪怕被标榜成诗句本身，诗意也黯然离场。

可是一想到还在徒劳地幻想着，就又毫无原则地原谅了自己。

这时突然发现，幻想中所有尚未遇见的友人们，都可以是自我本身。遥遥相望之间，独自走过纹理丰美的岁月，幽幽的梦之国度，思想的童真。爱情与阅读都重新回到沉重、有质感的样子。

正如在人人阅读，却又无人阅读的时代，做一位仅仅为了自己的读者，我们总也可以找到不可外传的诀窍，在人人相爱，却又无人相爱的时代里——

做一位，而不是去找一位，只属于自己的爱人。